

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通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松江中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更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抵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顏蓋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潔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

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重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輔已皓首矣而朗猶如稚穉之子錢鏐逼傳秘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續仙傳卷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續仙傳卷下

海十

朗請却行深水縣今沈汾編

隱化八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政業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景微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清氣合於漢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管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資寶琴花帳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虛敷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君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

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判正文句當鑄金象鑑震景

劍進之命光祿卿韋滂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錫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

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一青童君東華者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就弟子蓋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蓋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滂年作傳嘗撰修真秘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曾德休

曾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為寇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若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關步溪側為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驟涌水霧震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鳥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為

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為餌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善告之其疾自瘳如其言鄉里為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

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饋饗吾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斃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芝傳云曾德休西晉大史中後舉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悟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身從無為而生有為今却反本是曰無為夫無為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為禪宗頹子以此為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為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巖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管真文秘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春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章易伴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熊國戴隱虞榮陽鄭隱瑤吳郡凌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與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孫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

十人皆受恩真鍊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俦子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逸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乾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通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滿山天柱源也

孫師道

孫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有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迥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遶遶而來遙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

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擊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揚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若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嘗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徐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回顧師道却駐樵擔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

人涉水面而去不見師道回山東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無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惡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過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磁合主人曰合內物可與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激突及突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窺悉是崖險乃回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遂於石上坐

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餓渴易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夾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感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復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觀衆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出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無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乎一入山遂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駐招仙觀修鍊餘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斫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

送師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潯洞伏虎亦如之飲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實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度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徧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道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為寒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上社今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

為小有洞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內人探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拒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懸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迷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床席小鑪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整角童以湯一盞與師道啣之神氣奕然又指今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志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曰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達師道迥俄不見通修已在都木坑外到清虛觀矣衆道士皆驚曰何一去七日而返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與師道共

入都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秘要真訣地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悉洞府其間疑義不可究也後南遊到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遂如通修言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仙稱紫芝教之以疑義意乃醒焉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三十餘年每變化即以二蔡彭謝其形像親瞻禮仍自以管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有江淮聞師道名跡冀其道德獲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析恩禱福水旱無不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造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遂降褒美為道遠太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郝德臣王處訥楊臣異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輝然杜崇真鄒春退具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

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道中有秦吳齊荆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事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焉秦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適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蘿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我適為黑憤朱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有真靈所集奕然言別而化弟子歛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後數十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丫童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為速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耳所在多宿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見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燕人言五十年後過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

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
仙皆然其後將二十年問政山屢有雲鶴呈
祥盤旋竟之歛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
故鄉若令威華表之驗也弟子范可保數十
人復發所藏衣冠還歸于問政山之陽狀列

羣情聲以上聞乃降詔曰詢諸贈典繫乃彝
章啓有厥由于何不舉淮浙宣歙管内道門
威儀道逸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修大德賜
紫森師道早通玄理風契真風對鶴不羣孤
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勳
匡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通行寔冠玄關雖
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况教
門一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廻故里是
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息庶昭往行
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自王
畿歸歛涉江山千有餘里朝行暮止皆有雲
彩映野鶴聲響空若迎引隨覆及問政山三
日而散

穀文祥

穀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

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
測其年壽而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
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著漢疫病
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
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實舊於長安識

之壽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
之事及實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
藥實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醒遂巡酒能開
頃刻花實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
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鶴高文餘每春末花爛
熳寺僧相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
鉢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
鏤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
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
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
探報分數節使實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
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
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實一日謂七
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花常聞能開頃刻花

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實曰今重九將近
能開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
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
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
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即開闌花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
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
忽訝花漸折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闌實
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
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春之有佐酒倡優
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
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
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
化作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
堪聞二人共起狂奔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
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
頰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
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粟
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

敬事之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
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置地狀
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
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
勝紀後二年許明對浩作亂實南奔杭州而

實總戎為政刑及無辜前上鏡收陳全裕經
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實八十三筋力尤
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
裕作屬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
露寺為衆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
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
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
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稍麗洙訓
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迨好黃老諸子及月穆
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
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
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迤邐遊歷名山
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

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
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
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
術唯以酒為樂常醉騰騰日遊無所不之夏
服烏裘冬則絳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

人謂其已覺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
違家重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
且喜復書連厚違家重想親去便以父所寄
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
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強之
所為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
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練作長江有作天報
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然在譚生
拄杖前雨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
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
出矣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北杜陵人也莫測其年
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
許人裏方巾破襖臘冬則常着絳布衫而言

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換新布衫必受之舊
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
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枕及盆中以沙書龍
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
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

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
為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眾
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斃矣或
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
出如夏醉醺醒也杜孺休邵國公琮之子為
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
之呼為道翁賓客察為皆訝之孺休曰先君
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善常來去書齋
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
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速留之郡齋咨以
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況今
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妻家林野宜
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
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
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客聚飲有唱

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嶽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情

○羊情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為台州樂安令而情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道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槎塌驗之乃是李陽水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情於亭側

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情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螿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情覺饑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情歷階禮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頃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情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頃刻皆徧文字人莫之識情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

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三年無師何似學情曰凡所為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樂安省兄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續仙傳卷下